

小小说

考核

■尚纯江

“老板,你的车今天我包了。”一位年逾古稀的老汉一屁股坐上李公社的人力三轮,说道。

“那好。你上哪儿?”

包车?李公社拉了几年的三轮,第一次被人包车,心想,今几个活不错。李公社望着这个其貌不扬、操着豫西口音的老者问。

“你们仙城这几年哪儿建设得好去哪儿。几年前来过仙城,破旧得很,听说这几年变化大了,我来看看。”

老者回答。

“是啊,”李公社答道,“这可能要半天时间。要说变化,老君台、太清宫变化最大,原来几任书记县长整天说开发老子故里,要文化搭台经济唱戏,可折腾来折腾去,光说不练,老君台还是原来的老君台,太清

宫还是原来的太清宫。刘志书记来了以后啊,你看这变化,啧啧……”

老者站在老君台上,听着李公社的介绍,望着古色古香、气势恢宏的明道宫,不觉出了神。正看时,听得锣鼓喧天,原来南边弘道苑里,一群老者身穿大红罗裙在锣鼓乐器的伴奏下载歌载舞。极目望去,弘道苑古朴典雅,陈抟湖碧波荡漾,一座子母塔高耸云端。

看过老君台,李公社拉着老者去了太清宫。太清宫在仙城东约十二里处,是道教鼻祖老子的诞生地。

“老先生,几年没来太清宫啦?四年?四年前,太清宫只有几间大殿,现在可大变样喽。”

李公社脚踏三轮飞快前行。

果然,修葺一新的太清宫让老者为之唏嘘。老子文化广场气势非

凡,玉带桥畔垂柳拂面。太清宫景区内宫殿巍峨,芳草萋萋,红花绿树尽入眼帘。李公社看见老者频频点头微笑,知道老者今天很满意。

“老弟,建这么大的工程得多少钱啊,家家都摊派不少吧?”

午间,老者和李公社一起坐在地摊上吃饭,和李公社拉着家常。

“哪儿啊,一点也没摊派,都是开发商开发的。”

“那周围这些住户可得吃亏了,拆迁费没给多少吧?”

“住户一点也不吃亏,拆多少平方补多少平方。另外征地建生活小区,拆迁费就高不就低,这比原来的拆迁户可强多了。”

“那你这儿的县委书记怪会来事儿啊?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,当书记的不少收礼吧?”

“这俺小老百姓不知道。我只听说这个书记谁的礼也不收,各乡镇各局委的领导到中秋节、春节时去送礼全被打回去了。你别说,过去那些领导对工作一推二磨叽,可自从刘志书记来了以后,令行禁止,那些推诿扯皮的事儿没有了。”

李公社有些不明白,这个旅游的老年人问这些干啥。

老者和李公社吃了饭,又看了正在兴建的涡河公园等几个建设工地,让李公社拉着他到县委去,说他一个亲戚在县委上班。

仙城县委门口,刘志书记正送一批上级领导上车。李公社听说,刘志书记就要被提拔了,上级这几天来考核,看样子这批领导是来考核的。刘志书记送了客人,一回头,直向李公社的三轮走来。

“爹,你咋来了?”

爹?谁是刘志书记的爹?莫非……一回头,那老者从李公社三轮上下来,掏出车钱交给李公社,微笑着向刘志书记走去。

“老先生,今天你这是……”

“我是他爹,也是来考核的。”

老者答道。

诗歌

诉说

■王伟

在你离去的那个季节
我的树叶开始坠落
没有叹息 没有忧伤
只把青春的色调静静地收藏

光秃秃的枝头
不再有鸟儿飞来筑巢
以阳光为朋 以月光为友
任赤裸的枝条
无力地伸展

也曾拥有春的温馨
夏的浪漫
而那只是模糊的昨天
现在已没有多余的时光
欣赏别的树
和供别的数欣赏

散文

“老表”喊我一声小哥哥

■侯钦民



江西龙虎山 (资料图片)

“江西老表”的称谓源于朱元璋在赣遇难获救,报答恩情之说。元末农民起义领袖朱元璋在平定江西时曾在康山负伤被百姓救护,为感激江西百姓的搭救之恩,朱元璋许诺若得天下,江西人遇事可以“老表”名义直接找他。朱元璋称帝后,有一年,江西大旱,百姓便选出代表去南京进见皇帝,要求减免赋税。朱元璋为笼络人心,果然下令减免了税收。

从此,江西人乐于自称,亦喜被人称为“江西老表”(江西老表的来历有多种传说,这里所注的只是传说中的一种)。

1974 年,我到江西鹰潭镇(现在的鹰潭市)当兵。新兵在鹰潭镇集训了一个月,便陆陆续续被分配走了。我们那一批兵有的去了福州,有的去了漳州,有的去了南昌,而我被分到了鹰潭镇某通信团下属的一个连

队——接力连。连队就驻在龙虎山下。龙虎山是我国有名的风景名胜区,位于江西鹰潭镇 18 公里处,由仙水岩、龙虎山、上清宫、洪五湖、马祖岩和应天山等六大景区组成,面积达 200 平方公里。此外,还包括弋阳龟峰等独立景区(点),面积 40 平方公里。1988 年经国务院批准列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。

当兵那一年,我还不满 17 岁,当时个子又不高,显得稚气未脱。营房周围都是连队的菜地,菜地以外就是当地群众的稻田了。江西是革命老区,这里的群众非常爱护部队,兵爱民、民拥军的文化活动经常开展。一次,我被抽去支农,为当地群众插稻子。到了稻田,有一位比我大几岁的青年喊:“小哥哥,来,咱们比赛看谁插得快!”

我左右看看没有其他人,才知道是我。我忙跑过去,和他比赛插稻子。我出生在平原,一生只和麦茬豆、豆茬麦打交道,加上我又怕稻田里的蚂蟥和蛇,肯定是比不过人家的。不知不觉,时过中午,那位老表就拉我去他家里做客。我说:“不可以的,这违反纪律。”他说:“我家不远,就在附近,吃罢饭咱们继续比赛!”他把我硬拉到家

里,炒了一盘空心菜和一盘鸡蛋,还让我喝了一碗米酒。吃罢饭,我一直干到黑我才回连队。后来,我才知道那是人家生产队长有意安排的。回到连队我向指导员说明了情况,指导员说:“你也太实在了,你干到晌午歪了,人家能让你回来吗!以后再轮到

你支农你 11 点半就赶紧回连队!”

现在,屈指算来,我和我的战友们离开部队已经近 40 个年头了,听说我们的团部也早已撤离合并了。但是“老表”喊我小哥哥的声音时常萦绕在我的耳边。每当战友聚会,我们就会谈起在连队紧急集合时我把裤子前边穿到后边了,他把一个新兵的衣服穿到自己身上了,谈起住在上铺的战友因睡觉不老实,掉了下来后,哼唧两声又睡着了,我们都大笑不止。后来我们又谈起了江西“老表”的憨厚诚实,龙虎山的巍峨雄伟,上清古钟那“咚——咚——”悠远浑厚的声音……

谈着谈着,我们都沉默了。大家你看看我,我看看你。岁月沧桑,几个退伍后一直在农村生活的战友更显得比我们苍老许多,我们心中就又生出些许酸楚来……

他们约定,最近一定要去看看我们的连队、江西的老表、威武的龙虎山和上清的古钟。而我想的不光是这些,还有那位“老表”再喊我一声小哥哥。

散文

一片叶

■王博

飘着浓郁桂花香的时节取代了色彩浓重的夏天。一缕寒风将一片红叶轻轻拂下枝头,飘飘荡荡。泛黄的路灯照在黝黑的柏油马路上,伴随着秋雨的晶莹,散发出迷离的光晕,也迷离了我的眼睛。

求学旅途中真正理解了“路漫漫其修远兮,吾将上下而求索”。羁旅的生活,飘荡的心情,摇曳不定,正如秋风中萧瑟的叶。随着它的飘荡,我的心也走进了一个沉思的国度。

两年之前,在桂花香中我怀揣着梦想,拥抱着希望,踏上了求学的征程,第一次只身一人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,开始了陌生的生活,一切都是陌生的。但我是幸运的,在这个陌生的城市却拥有家人一般的关怀。

我家境贫寒,新学期的开始,书费依旧没有着落,我感到了莫名的孤寂与怅然,就像那片叶,没有依靠,没有终点,不知最终将飘到哪里。但我又是幸运的,在我彷徨无计的时候,我的师长为我送来书费。我沸腾的血液在躯体中肆意奔涌,仿佛是为这突然到来的恩赐跳跃狂欢,一向说起话来口若悬河的我,当时竟张口结舌。“拿着吧,先用着!”短短六个字中渗透的情谊,我永远无法诠释,这是最圣洁的关怀与问候,而我只能用最虔诚的心来领会。

我懂得为师的真谛了,师者不光是传道授业解惑,师长应该是那树,在寒风中岿然不动,做着最圣洁的守望。孜孜不倦夜以继日地哺育着的叶,是他的莘莘学子。到了收获的时节,叶,一片片离开了,树在寒风中望着叶的远去。“慈母手中线,游子身上衣。临行密密缝,意恐迟迟归”,此情此景,师长与母亲又有什么分别呢?

我是那片叶,我知道最终我会离开一直关怀我的老师,也许翅膀硬了,就想飞得更高更远。来年的春暖花开,树又开始酝酿新的枝叶,硕果累累的时节,又有一批叶要离开,如此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……

我感谢我的师长,谆谆的教诲幻化成为我脑中的智慧,行为高尚将是我永远的楷模。

我静静地看着那片叶,它,并没有远去,不偏不倚落在树的脚下。我愕然,捧起那片叶,放于心前,我将永远铭记这树的恩情。

随笔

岳父

■张明

又是一个星期六,我突然想起已有好几个星期没去看岳父了。

岳父年近八十,患高血压、脑梗塞多年,半身麻木,行动不便,经常足不出户,每天在自己屋里,看到的是固定的器物摆设,过着单一的生活。他想不到热闹的地方,怕吵闹,也怕遇见熟人,说眼力差,应酬也吃力。

每次看到岳父,他几乎是同样的姿势:静静地坐在床沿,静静地听他的收音机,听《健康之路》里的医患对话。老人不爱看电视,说除了《新闻联播》,没啥看头,还累眼睛。

每次到老人那儿,我几乎重复着同样的事情:询问身体后,静静地坐下和他一起听收音机,听《健康之路》。

有时相对无言,但我看到岳父的面容是舒展的,眼神慈祥而温和。自从岳母几年前去世后,老人情绪有些变化,再加上身体多病,脾气变得暴躁,儿女虽然都很孝顺,但有时他还是对身边的亲人发一些无名火。想起岳父年轻时威武强壮的身影,心里不免有些凄然。

我最爱听岳父饶有兴致地讲话,讲医疗的方子,或讲他年轻时的辉煌。我仔细聆听岳父一周来积攒给我的每一句话,倾听老人的感叹、烦恼和快乐。每当此时,老人就显得特别有精神。

岳父是一位忠厚长者。早年他弟弟因病去世,撇下两个年幼的孩子,他悉心照料,在饥饿的年代里视同亲生;他年轻时以优异的成绩考

入师范,从学校到公社,到县检察院的组建,在领导岗位多年,一步步走来,艰辛、执着、兢兢业业、克己奉公。有人说他太老实,不知贪占,也不安排子女就业,但他仍坚持己见。

岳父好同情人,谁家不和睦或者有个烦心事,他就像发生在自己身上一样,替人发愁。岳父爱管“闲事”,居所前后公共场地总要亲手扫得干干净净,谁家大人要出门,小孩放学回家没人管,跟老人家说一声,就可放心地走了。

有一次,岳父因病住院,我晚上陪护,他高兴地主动向病友介绍:“这是俺三客,平时哪一星期都去看我。”说话时显得很兴奋,很自豪。可我却很惭愧。我到底为岳父做了什么呢?我承担了老人的物质生活需